

國立成功大學

115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試題

編 號：10

系 所：中國文學系

科 目：作品閱讀與寫作

日 期：0203

節 次：第 3 節

注 意：1.不可使用計算機
2.請於答案卷(卡)作答，於
試題上作答，不予計分。

一、「奇幻」(Fantasy) 作為一種藝術表現形式，廣泛存在於文學、影視與遊戲之中。創作者往往透過建構超脫現實的幻想世界，來投射對現實人生的觀察與反思。請從您曾閱讀過的一篇小說或劇本作品出發，探討作者如何運用奇幻元素，如世界觀設定、超自然規則、角色能力或象徵意象等，深刻地塑造了作品的意義。提醒：撰寫時，請務必展現您的邏輯思考與文字駕馭能力，避免僅作情節轉述。請在 500 字以內完成您的分析。(25 分)

二、讀完下方這首阿米〈年夜菜〉(收於《昨日痛苦變成麥》，2016 年)後，請分析詩人如何透過看似簡單直白的語言和重複的句式，創造出強烈的情感氛圍與讀者共鳴？並結合您的閱讀經驗與文學感知，書寫作者如何建構出文本的多重指涉與內在張力。請完成一篇 500 字左右的短文。(25 分)

<年夜菜>

媽媽不要哭

那只是一鍋菜

不是一鍋

爛掉的先生

不圓的家

不是一個一直奔跑但

病了的女兒

不是不是

妳一生的苦難

那只是一鍋

做壞的菜

- 三、 以下兩段引文出自哲學家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 的兩篇文章——〈詩歌中的語言〉 (“Language in the Poem”)、〈語言的本質〉 (“The Nature of Language”)。請閱讀以下引文內容，並闡釋你如何理解「詩」 (poetry) 與「思」 (thinking) 之間的關係，以及，你是否同意這樣的文學觀或者思想觀？請基於對閱讀的詮釋與分析，提出反思與評價；回應必須緊扣引文內容，以批判性的眼光與之對話。(25 分)

1. “Language in the Poem.”

Only a poetic dialogue with a poet’s poetic statement is a true dialogue—the poetic conversation between poets. But it is also possible, and at times indeed necessary, that there be a dialogue between thinking and poetry, for this reason: because a distinctive, though in each case different, relation to language is proper to them both.

The dialogue of thinking with poetry aims to call forth the *nature* of language, so that mortals may learn again to live within language.

2. “The Nature of Language.”

Here, we assume, is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language. “To say,” related to the Old Norse “*saga*,” means to show: to make appear, set free, that is, to offer and extend what we call World, lighting and concealing it. This lighting and hiding proffer of the world is the essential being of Saying. The guide-word on the way within the neighborhood of poetry and thinking holds an indication which we would follow to come to that nearness by which this neighborhood is defined.

The guide-word runs: The being of language: the language of being.

四、 請閱讀以下段落，根據題目之提示，以及你的理解和想法，進行回應。（25分）

對於知識分子來說，流離失所意謂著從尋常生涯中解放出來；在尋常生涯中，「做好」（“*doing well*”）和跟隨傳統的步伐是主要的里程碑。流亡意謂著將永遠成為邊緣人，而身為知識分子的所作所為必須是自創的，因為不能跟隨別人規定的路線……

知識分子若要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樣具有邊緣性、不被馴化，就得要有不同於尋常的回應：回應的對象是旅人過客，而不是有權有勢者；是暫時的、有風險的事，而不是習以為常的事；是創新、實驗，而不是以威權方式所賦予的現狀。流亡的知識分子（*exilic intellectual*）回應的不是慣常的邏輯，而是大膽無畏；代表著改變、前進，而不是故步自封。

Edward W. Said, 《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上段引文為文化理論家薩伊德（Edward W. Said）探討「知識分子」的論述。薩伊德認為：「知識分子既不是調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識的人，而是全身投注於批評意識，不願接受簡單的處方、現成的陳腔濫調」。當代新儒家大師牟宗三則有「生命的學問」之說法。牟先生認為：「生命總是縱貫的，立體的。專注意于科技之平面橫剖的意識總是走向腐蝕生命而成為『人』之自我否定。中國文化的核心是生命的學問。由真實生命之覺醒，向外開出建立事業與追求知識之理想，向內滲透此等理想之真實本源，以使理想

真成其為理想，此是生命的學問之全體大用。」在當下各種新興媒體、網路科技、AI 盛行的時代氛圍中，你認為身為當代的人文研究者所面對的挑戰或使命為何？當代的知識份子是否還能夠體現牟宗三先生所論之「生命的學問」？或者，「生命的學問」之內容與實踐，是否亦將因應時代而有所轉化、重新創造？請針對上述引文與提示，書寫一段文字展現你對「當代知識分子」的看法（文中可適時引證你所熟悉之理論家、思想家或文學家的論述或實例，強化你的觀點）。